

人別
獨能
陳厚
德誠

集印生師批石白齋

QI BAI SHI SHOU PI SHI SHENG YIN JI

別無異法
人求必有此
獨能認識
陳厚再不
德誠賀字何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徐自強,張聰貴編.—2版.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6
ISBN 7-5013-1708-9

I.齊… II.①徐…②張… III.漢字—印譜—中國
—現代—選集 IV.J292.4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08171號

qi bai shi shou pi shi sheng yin ji

書名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

編者 徐自強 張聰貴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發行 (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7號)

經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印刷 深圳當納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36

版次 2000年5月第2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書號 ISBN 7-5013-1708-9/J·89

定價 260.00 圓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

王夫頓序題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

作人題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

王夫頓序題

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

王夫頓序題

白名老人手批

大康署



白名老人手批

齊良通題



「膽敢獨造」看齊派

——寫在《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再版前

一九八五年的一個夏天，經友人引薦我有幸拜齊白石先生的弟子楊大鈞先生為師學習「齊派」篆刻藝術。我對「齊派」篆刻有較全面的

本所收六百六十一件作品中，精選出五百一十九件作品，以精裝膠版印刷方式出版，這不能不說是印林中的一大好事。

了解是在入師門以後，得觀先生所藏齊白石篆刻印石，並在楊先生的指導下閱讀了館藏大量的齊白石篆刻作品所獲知的。其中也看到齊白石為其學生賀孔才、劉淑度等篆刻作品批閱的印譜。可以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齊氏本人比較系統的印學理論與篆刻作品評論的文字，使我受益匪淺，加深了對「齊派」篆刻藝術的理解。

這部《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記錄了齊白石

當然，這些資料無論是文獻價值，還是藝術價值，都是彌足珍貴的。一九八七年九月，原書目文獻出版社（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以綫裝、鈐印本的形式出版了這些印譜，惜當時只印制二百部，又大多出口被國外學者購得，因此，國內流行較少，廣大書法、篆刻研究者與愛好者很難有幸看到。有鑒於此，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在原

及其弟子賀孔才、劉淑度、馬景桐、周鐵衡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齊派」篆刻藝術形成過程中，苦苦敏求的真實軌迹。當我們今天閱讀這本印集，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印壇，就不難發現，齊白石的篆刻藝術是中國印學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獲。「齊派」的創立是來源於他的遠見卓識，正如他常講的：「刻印，其篆刻別有天趣勝人者，唯秦漢人。秦漢人有過人處，全在不蠢，膽敢獨造，故能超出千古。」與風流儒雅的民國印風相比，這種「膽敢獨造」的創新精神，就使他的個性得到無拘、無束、無限的解放，大刀闊斧、痛快淋漓的用刀，平中寓險、縱橫開宕的章法，以及視覺強烈的形式感，使他的印無論在何

時，都極具震撼力。也正因此，吸引了衆多的追隨者，并統領和代表了他的那個時代。

齊白石（一八六三—一九五七），原名純之，字渭清，后改名璜，字瀨生，號白石、寄萍、老萍、木人、借山吟館主者、寄幼仙奴、杏子塢老民、借山翁、三百印石富翁等。湖南湘潭人。他是集詩書畫印于一身的著名藝術家，其所創建印學流派，被稱爲「齊派」。解放后，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綜觀其詩、書、畫、印，刻印要算起步較晚的，約是在他三十四歲前後。初師法丁敬、黃小松；四十三歲時得見趙之謙《二金蝶堂印譜》甚喜之，改學趙印，并漸融於秦漢印之風格；五十歲以後，開始把《天發神識碑》、《祀三公山碑》及秦權量平直縱橫之趣融入於章法中，以單刀衝刺法刻印，印風爲之一變；六十歲以後，完全形成了自己縱橫灑脫、大刀闊斧、淋漓盡致的寫意風格。

如果說，齊白石開創的「齊派」篆刻藝術是「前無古人」的，那么，其弟子賀孔才，則是衆多後來者中的佼佼者。「賀生刀筆勝昆吾，截玉如泥事業殊。小技那應從白石，無情何不慕南狐。」這是齊白石對他發自肺腑的稱譽。賀孔才（一九〇三—一九五二），原名培新，字孔才，

後以字行，號天游。河北武強人。曾任燕京大學造型美術研究會導師、北平特別政府秘書、中國大學國學會教授秘書長、河北省通志館纂修。一九四九年初，將其家藏圖書兩千七百六十八冊、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得到當時北平軍管會嘉獎。他是一九二一年前後從齊白石學習「齊派」篆刻藝術，耳濡目染，頗得「齊派」剛健恣縱之神韻，可謂「少年名姓動京華」。後改變了只師法白石單刀一路，進而上追古璽漢印，終有自家面目。

做爲齊派弟子裏惟一享譽印壇的女篆刻家劉淑度（一八九八—一九八五），名師儀，字淑度，以字行。山東德縣人。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文系，善榜書，長於文學，畢生從事教育。曾從賀孔才學習篆刻，後經友人介紹，拜齊白石先生爲師。「初學古人得漢法，常以印拓呈余，篆法刀工無兒女氣，取古人之長，舍師法之短，殊爲閨閣特出也。」（齊白石題《淑度印草》中語）平生曾爲魯迅刻過印，頗得贊許，所作較其師更具勁秀之美。

此外，這部印集還收錄了另外兩位齊白石弟子的印作。他們是：馬景桐（一八九五—一九七

○)，字琴舫，號組衡。河北束鹿人。一九二九年拜齊白石為師學習書法篆刻，所刻印章能傳「齊派」精神，齊白石曾為他題寫潤格，有求刻印者頗為稱許，當時京城商家多請他書寫牌匾，并多次舉辦個人書畫展，名噪一時。六十年代初，因患白內障，雙目半失明，不能刻印做畫，實藝壇之憾！周鐵衡（一九〇三—一九六八），別署聾叟、半聾。河北冀縣人。解放後，曾任遼寧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沈陽市書畫研究會主席。喜音樂，善收藏古錢幣。雖師法齊白石，亦能旁收缶廬，齊白石常云：「鐵衡弟刻石不似余之皮毛。」曾篆刻《沁園春·雪》印譜送給毛澤東，并為郭沫若、蕭克等刻過印。所刻印作，沉拙蒼勁。

齊白石做為「齊派」篆刻藝術的開創者和代表者，他「膽敢獨造」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篆法、章法、刀法，這構成篆刻藝術的三大要素。

他認為：「刻」從「篆」來，要想樹立篆刻藝術的個人風格，就必須在篆書上有所開創。故他游歷於傳統，尤其着眼於篆書向隸書轉變時期的漢代篆書，從中汲取精髓，突破前人藩籬，故其篆書一變以取法《石鼓文》、《泰山刻石》

、《三墳記》的吳昌碩、鄧石如、趙之謙的篆書風格，有了《祀三公山碑》的奇古樸拙，有了《天發神識碑》的恣肆險絕，形成了蒼茫渾樸、大巧若拙、開張縱橫的寫意書風，看似狂放不羈極具野性，實乃是一種「天趣」的極盡發揮。齊白石把這種個性十足的篆書，融入其篆刻創作中，變圓體篆書而成方體篆書，根據章法的需要，常在一印之中，雜入古篆字，並加以變化，使之整個入印文字和協統一，別具情趣，為「齊派」印風的樹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章法上，以縱橫取勢，打破傳統篆書整齊的對稱美，通過筆畫的「斜、並、破」筆，達到疏密自然、對比強烈的藝術效果。在刀法上，齊白石創造性地使用單刀衝刺法，令人耳目一新。在入刀的手法上，採取正入與側入混合交迭使用。尤其是他洞察前賢從章法上難尋求變化，而發揚自己因木工出身而形成的用刀直爽痛快淋漓之特長，以刀法張揚章法的縱橫之氣，實為明智之舉。正如王北岳在《白石老人軼事》一文中談到齊白石刻印的情景時所說：「蓋老人治印，均以石抵案側，持刀力衝，石與木案相觸，咯略有回響，聲若遠雷，且老人奏刀甚速，袖底生風，

自在想象之中。」其中可見一斑。齊白石在刀法上的另一個貢獻是單刀筆順法，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說：「我刻印，同寫字一樣。刻印如寫字，縱橫各一刀。寫字，下筆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決不回刀。我的刻法，縱橫各一刀，只有兩個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一刀，回一刀，縱橫來回各一刀。要有四個方向。」這裏重點強調的是單刀和走刀方向問題，我理解，齊白石刻印通常是單刀，如果是刻大印，爲達到渾厚、古樸的效果，個別筆畫就不一定是一刀完成，而是順着筆畫的方向刻，即以刀鋒的光面一側，再速刻一、二刀，使筆畫變粗，這樣就與書法的筆意統一起來，尤如一刀完成一個筆畫，綫條越發顯得剛勁雄渾。可以看到，齊白石在篆法、章法、刀法這篆刻三大要素中，既汲取古人之長，又不被其所縛，大膽地與古人相違。所謂「縱橫歪倒貴天真」、「昆刀截玉露泥痕」（齊白石論印詩中句）正是他「膽敢獨造」的成功體現。

齊白石自評藝事中，篆刻第一，詩詞第二，書法第三，繪畫第四。藝術界對他在繪畫方面的成就自有公論，但早年對其篆刻作品頗有爭議，正如他在「不知有漢」印跋中所云：「余之

刻印不能工，但脫離漢人窠臼而已，同侶多不稱許。」可以想見，真正的另闢路徑，獨樹一幟，亦非易事。愛之者奉若拱璧，惡之者斥爲狐禪，可謂毀譽參半。然而，做爲一名藝術家，他那種勇於探索，敢于創新的精神，尤其是那縱橫開宕的氣勢，大刀闊斧而極具寫意風格的篆刻作品，又是哪一位古人所能企及的呢？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希冀通過此印集的再版，給書法篆刻研究者、愛好者以新的啓迪。

趙海明

二〇〇〇年三月于清水軒

印譜傳者唯昭潭老漁北仍秦
漢璽章墨文不印朱見是令人
訝移余童時見從兄介甫有一
名不知也意其明末隱士至今
想來馬介師不隱辟不得志自
負刻印高雅

小存印譜不輕示人及舍友高伯達李
筌仙趙執皆以刻印名世而趙傲兀
求者多謬絕之余士都乃自賤棄名
章以日來師來觀其鍾相接游菴之
事孤僻者乃絕倫理勢自生也

白石草衣麤衣，進士畫品琴德俱名。
域尤精刀筆，非知交不安應。朋生密
談時有生友，至輒道此。避去有
高世之志而物，以不能言吾縣國
多時人，往余妻世第李雲松先生。

畫入逸品彫琢工作尤精亦善刻印
而不為人作晚年畫一室終日不捨尺寸
見人然年下白石煙其流與何其
獨厚於余也余既為款借山問要
以同物沈山人見其印請復感生平所

文游千古之士而歎一氣成名之非
外復為序其意云
甲辰七夕王闕運於南昌館

自古一藝之成者，莫不備嘗甘苦。
他人常見其成，而未見其苦。每視
之易，而學不勤。昔人遂有「不把毫
針度與人」之句，以傳人之難得焉。
近代印人以缶翁為初祖，以久居海

上，不佞未校奉手。若北地分燈，則以
白石老人為龍象。而繼席拈錘，
必推孔才賀公為巨擘。以至學養
既深，識解尤卓，不日拘於句下矣。
見北京圖書館藏齊翁手批賀別誌

學人印稿，新喜贊歎，每舉以告人。
蓋人所習見之印，皆紙上鈴紅，即見
印石，亦未能識其奏刀之得失。學人
所考得失而資借鑑者，實十倍難於
求古印譜，而百倍難於求古印石也。